



■ 文 / 田丰

肯尼亚投资展望

肯尼亚是中国在非洲重要的合作伙伴，未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推进，东非共同体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中肯经贸合作将迎来更多、更大的发展机遇。

2016年10月5日，在肯尼亚内罗毕的友盛集团变压器工厂，一名中国工程师指导肯尼亚员工作业。
(新华社记者潘思危摄)

肯尼亚地处非洲东海岸，是“一带一路”合作在非洲的重要支点和中国政府确立的开展产能合作先行先试示范国家之一。2017中国非洲产能合作展览会将于12月13日至16日在肯尼亚首都内罗毕肯雅塔国际会议中心举办。这是中国贸促会首次在非洲举办产能合作展览会，旨在落实中非“十大合作计划”和“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推进国际产能和装备制造合作。

通过梳理中国对肯尼亚投资的现状、特点和问题，并对未来投资机会进行展望，

希望能为相关部门以及企业提供借鉴。

肯尼亚投资现状

中国对肯尼亚直接投资自2005年以来总体呈上升趋势，但总体规模较小。截至2016年，合同累积金额达9.87亿美元。其中2015年的规模最大，占比46.8%，投资的6个项目达到4.62亿美元。

目前，中国对肯尼亚投资仅占其对外投资的一小部分。在肯尼亚开展业务经营的中资企业约110家，多以工程承包企业为

主。肯尼亚是中国工程承包企业在东非开展业务的重点国别，2016年，中国企业在肯签约合同累积达23个项目，合同金额达131.6亿美元。其中2012年的合同金额最多，6个项目达到67.4亿美元，占比超过1半达51.2%。

中国对肯尼亚FDI合同金额当中，建筑业、工业、创意产业、交通运输设备、食品饮料和烟酒、信息通讯技术电子产品、金融服务、消费品等行业都有涉及。其中，投资规模和数量最多的是建筑行业，分别

为530.79百万美元和6个，合同金额占对肯FDI总规模的53.8%。居第二、三位的是工业和创意产业，规模分别为178.9百万美元和122.5百万美元，占比分别为18.1%和12.4%。对交通运输设备的投资居第四位，规模为91.08百万美元，占比9.2%。

交通和能源是中国企业在肯承包工程的主要业务领域，规模分别为78.1亿美元和47.7亿美元，占比分别为59%和36%，总计占95%。其余分别在房地产和技术领域。

中国投资肯尼亚特点

投资规模不断增长，尤其是近三年增长迅猛。从2003年—2016年中国对肯尼亚直接投资合同金额来看，在这14年间，近四分之三的合同金额是在2015和2016年签订的，也就是说在其余12年里，只实现了四分之一的投资金额。增长不可谓不迅猛，彰显了中国经济增长和“一带一路”建设给中肯经贸合作带来的机遇。

中国对肯的并购方公司工程承包方，以国企为主。在中对肯FDI项目中，20个项目，有16个项目是国企参与，是民营企业的4倍。资金规模方面，国企平均每笔为56.33百万美元，要高于民营企业平均每笔21.54百万美元。在中国在肯尼亚承担的23项工程项目中，国企和民营投资数量比为22比1。国企每笔工程合同金额为582.27百万美元，唯一一笔民营工程合同金额为350万美。

在对肯尼亚的FDI和工程承包方面，以建工和交通运输企业为主。其中，福建建工集团是FDI最大并购方，投资规模277.55百万美元，占比28.1%。工程承包方面，中国交通建设公司位居首位，达63.7亿美

元，占比48.4%。在FDI并购方里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和中钢集团位居二三位，分别占比23.9%和18.1%，规模分别为235.64百万美元和178.9百万美元。

存在的问题

一是中国对肯投资总规模和单笔规模相对较小，大额投资项目不多，且对肯投资结构单一问题。在中对肯FDI当中，平均每笔合同金额为49.37百万美元。承包工程方面，平均每笔合同金额为572.17百万美元。目前，中国对肯尼亚单笔金额超过1亿美元的大额投资只有1笔，即总投资为1.375亿美元的加里萨光伏电站项目。从中国对肯尼亚的投资结构来看，大部分集中在道路建设以及动植物产品的加工与栽培上，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占80%以上，投资结构过于单一。

二是中国对肯投资发展速度快，此过程中出现了一些纠纷。主要原因包括：

两国在语言、文化、民族特性、政府组织等方面差异巨大，初期不适应、不匹配程度较高。以征地问题为例，肯尼亚土地私有化，肯尼亚各郡（相当于中国各省）郡长由当地选民选举产生，并非总统任命。因此，对于当地郡的土地征用，总统并没有直接管辖权，地方官员更在乎地方上的意见。

投资项目对于当地影响重大，受到关注程度高。肯尼亚不仅当地媒体活跃，世界各大通讯社和媒体都聚集于此。路透社、美联社、法新社、CNN、BBC以及来自中国的新华社、CCTV、《中国日报》也相继在内罗毕开设了分支机构。项目竞标建设、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劳工征用，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舆论的风口浪尖。

中国对肯尼亚投资仅在近几年才快速发展，中肯双方政府、企业、当地社区、民众都有一个适应过程。部分企业在对肯尼亚国情没有充分了解情况下进入肯尼亚市场，可能会造成一定损失。肯尼亚贸易政策法规等软环境和硬环境也有不完善之处，可能造成贸易纠纷

三是肯尼亚发展基础相对薄弱。世界经济论坛《全球竞争力报告（2017~2018）》显示，在137个国家中，肯尼亚竞争力排在第91位，相对靠后。报告显示：肯尼亚经济体量不大，2017年GDP为689亿美元，国内市场规模相对有限；肯尼亚人口仅有4550万，且人均GDP为1516美元，这决定了肯尼亚国内市场需求层次偏低，投资回报率有可能不高；基础设施不足，尤其交通、电力基础设施严重制约了商贸流通和制造业发展。

四是肯尼亚存在一定安全风险和政治风险。在非洲之角，索马里“青年党”问题不仅造成国内动荡，也对周边肯等国造成安全威胁。2017年底的肯尼亚总统大选充满波折，现任总统乌胡鲁·肯雅塔虽在选举中获胜，但执政基础并不牢固。

五是中肯合作的国际环境比较复杂。因为历史原因，肯尼亚的制度建设深受英国等西方国家影响，与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对英国而言，在脱欧后为维持其大国地位和利益，将继续加强与东非的关系；对美国而言，需要继续拉拢肯尼亚以保持其对美反恐策略的支持；对日本而言，希望通过争取非洲国家对其“人常”等问题的支持、扩大其“国际影响力”，近年来针对中国参与的肯尼亚蒙巴萨港等港铁联运项目开展竞争。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西方国家长期经略东非，一些人对中国与肯尼亚加强合作心存敌意，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资源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种种不实论调，给中肯合作制造障碍。

投资前景展望

肯尼亚是东非经济社会发展最具活力的国家之一，是中国在非洲重要的合作伙伴。未来随着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的推进，东非共同体一体化进程的推进，中肯经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西方国家长期经略东非，一些人对中国与肯尼亚加强合作心存敌意，炮制“中国威胁论”“中国掠夺资源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等种种不实论调，给中肯合作制造障碍。

贸合作将迎来更多、更大的发展机遇。

肯尼亚具有市场潜力。肯尼亚政府在其《2030年远景规划》中，积极推进工业化和经济转型，将能源业、基础设施和建筑业、农业、制造业、采矿业、旅游业、批发和零售业、金融服务业和信息产业等列为重点发展领域，中资企业和个人可加强与肯尼亚在上述领域的合作。总体看，肯尼亚的投资和营商环境在非洲相对成熟，主要具备以下优势：一是政局总体稳定；二是经济基础较好；三是区位优势突出；四是法律法规较为健全。

中国进入经济发展新阶段。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是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中国的新时代意味着世界的新机遇。中国致力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努力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平衡、共享、普惠的方向发展。未来5年，中国将进口8万亿美元商品，吸引6千亿美元外来投资，对外投资7500亿美元，中国公民出境游人数将达到7亿人次。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开放将给中肯经贸合作带来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

中肯关系的发展进入历史最好时期。两国高层交往、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不断取得重要进展：习近平主席和肯雅塔总统在纽约、约翰内斯堡两次会晤；全年双边贸易总额突破60亿美元，连续两年年增20%以上；蒙内铁路、中非联合研究中心等标志性大项目顺利推进，中国对肯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和承包工程分别跃居全非第一和第四；中国在肯第四所孔子学院成功开办运行。尤其是当前中肯合作正从以政府援助为主向企业投资和融资合作为主转型，从一般商品贸易向产能合作和加工贸易升级，从工程承包逐渐向投资运营基础设施、总部基地等中高端领域迈进。这种结构性变化为中肯产业对接与产能合作创造出更广阔发展空间。

基础设施建设与工业化项目将是中国未来对肯尼亚投资重点领域。肯尼亚远期和中期发展规划都将能源、公路、铁路、港口、电力和通讯等基础设施建设列为优先发展领域。肯尼亚将在2030年使农村电网覆盖率由目前的63%提高至100%，东非第一大



港蒙巴萨港正在进一步扩建，蒙内铁路将进一步延伸为连接乌干达、埃塞俄比亚等国的东非铁路网。此外，肯尼亚《国家工业化发展规划：2012-2030》提出，要将制造业在GDP中的比重从11%提高到15%以上，将肯尼亚产品在区域市场的份额从7%提高到15%，本地生产的工业部件、备件和机床的份额增加25%，将本地生产的制成品的出口份额增加到至少60%，从而推动肯尼亚成为东非地区的制造业中心。这为中国企业投资肯尼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以对肯经济发展制约最为明显的电力和铁路为例，可首先帮助肯政府做好相关的产业规划，然后再介入投资项目，在此基础上增加对肯基础设施建设的资金支持、技术支持；同时应将基础设施的投资、建设和维护、管理作为系统工程考虑，确保我方全过程、全方位的介入肯尼亚的基础设施建设。 **FIG**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